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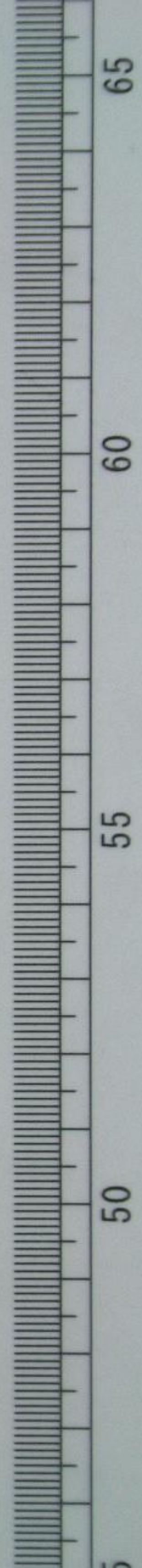
文章軌範  
三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8

2





文庫11  
D 228  
2

柳田泉

010190557036

點註正文章軌範卷之三

宋 疊山謝枋得批撰

明 九我李廷機評訓

日本 南溪宮脇通赫 輯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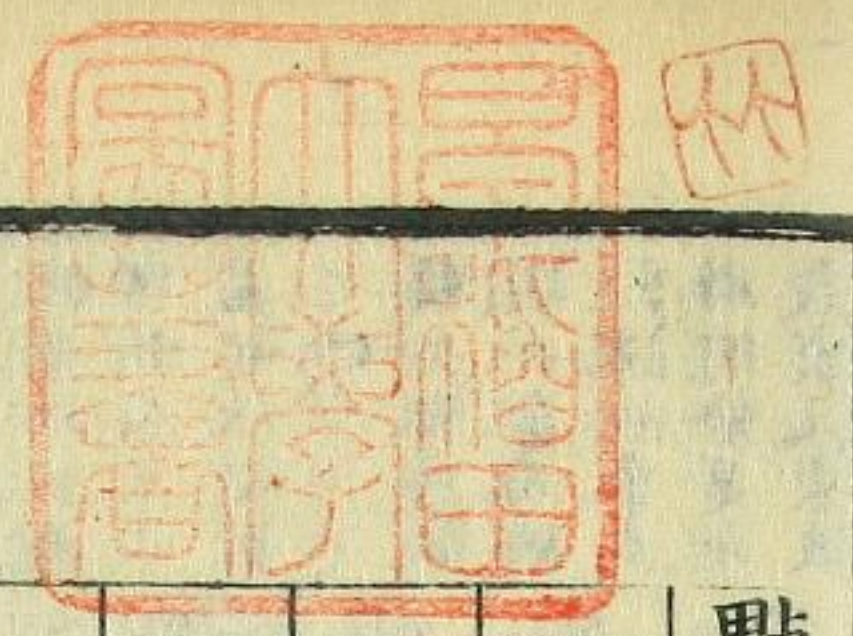
小心文

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場屋程文論當用此。樣文法先暗記。放膽兩集。下筆無滯礙。便當讀此。

管仲論

蘇老泉 宋蘇老泉

點註正文章軌範 卷之三





名洵字明允眉山人与二子軾轍來京師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号老泉又稱老蘇除秘書省校書郎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功業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

敢叛管仲死禍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

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公子雍公子昭

昭立是為孝公故曰五公子樓迂齊夫功之成承接非

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轉亦

必有所由兆文有故齊之治也借此形吾不曰管仲而曰

鮑叔鮑叔荐管仲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

本集八大無敢宗  
南溪云此篇純正雄大義理明白文亦盡起伏開闔之妙  
賴山陽云欲說正意而故引証故事為游衍勢是者泉家法東坡

最善為之南溪云一篇

主意在此一段以下委曲推叙此意耳

本集八大無意字

南溪云矣字可決而不決詞

本集八大於策抑揚反覆在此數行

而其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此是不可述

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一段首仲與

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

展轉相望○王鳳州云傲色不絕於目而指三子者則無

本集八大於策抑揚反覆在此數行



作乎

本集八大冠下無而字

賴山陽云以上以天下之賢

錯綜言之不然則數語便了

又云不可言也一句結勁

技之其東坡所無

八大水集五伯作五霸

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驚人徒以有仲焉耳一

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

可以繫威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

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

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數

語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關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

者以自代此是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

子者不言可也此是末此一段是代管仲為謀文章最

之時居管仲之位為管仲之事當如何處置吾身生管仲

必有一策東坡作鬼錯論范增論皆用此法五伯莫盛於

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樓昉云到此意已竭其臣又皆

不及仲祿假趙彥先靈公之虐文公不如孝公之寬厚威

子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茅坤云引晉襲文公之餘威猶

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

人焉過得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

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又換益有有臣而無君

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東有

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如此是本以

矣且各疏其短此事見管子管子有疾朝公曰鮑叔之

八大及本集無猶字明主下有者字百下有有字一敗作一亂

南溪子無惑也不信也二

段漸定仲罪處若泉本意到此吐盡以

下以保證語結束



賴山陽云臨

終引一事為

証乘勢結

是蘇氏家法

南漢云一國

以一人亡賢

者不悲其身

之死而憂其

國之衰蓋舜

禹湯之智不

過于此

賴山陽云結

句亦勁

權書作高帝

賴山陽云挾

數用術萃指

搖目等句形

容其小是文

家賊人心不

可知

人也好善而

不壯以國誠

是其心以為

是數子者皆

不足以托國

而又

逆知其將死

則其書誕謾

不足信也吾

觀史歎以不

能進

遠伯玉而退

彌子瑕故有

身後之諫蕭

何且死舉曹

參以

自代詞不費

而大臣之用心

固宜如此也

時進賢切証

一國尾以一人

興以一人亡賢

者不悲其身之

死而憂其國

之衰故必復

有賢者而後

可以死彼管

仲者何以死

哉

一句結○周之

象云繳得精神

其有力如破竹

勢一句緊一句

茅鹿門評通篇

只罪管仲不能

臨沒

薦賢起起伏伏

光景無窮

呂東萊評老蘇

處

胡秋字評威公

本具桓公因避

宋欽宗諱改桓

為威然老

泉死在靖康之

前不應預知廟

諱必傳焉者追

改之耳又曰韓

非子言管仲在

陽州

而桓公不能用

也似未可激罪

高祖論

蘇老泉

漢高祖挾數用

術抑中以制

一時之利害

不如陳平揣

初

切度摩天下之

勢舉指搖目以

劫制項羽起

不如張良抑

微也此二人則

天下不歸漢而

高帝乃木強之

人而止耳



伊藤東涯云知呂氏之禍而先削其黨是明于大也不知周勃之意憂而以太尉屬之是暗于小也賴山陽云此段非其主意徒豫引之以為後段証左

南漢云揣摩他意駕空起見就無生有以虛為實繼鐵鍊作就

一敗說話此是蘇家作論

大本集作有武庚祿父者

本集八大無諸將二字

賴山陽云証了然後入主意

賴山陽云嗚呼以下故作緩勢所謂快板於游又有餘地者

有九○茅坤云此說未免太過乃欲揚先抑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之所不及則高帝嘗先為之規畫處置下字使夫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揚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此一段論之冒頭帝嘗語呂后

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此問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作必有筆力與人讀漢書然後文劉能思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四句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

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

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位帝定天下為諸將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下字其邪心以待嗣

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又揣摩高帝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

皆是駕空憑虛自出新意無中生有文法最高此一段如論之原題

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

文有原委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轉得不仁

邪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大噲項莊時



蘇文選切謂使六曰噲本集入大譙下有譏矣

微噲譙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為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警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云接得緊亦說呂氏之族

卬八大及本集作卬傑作

若產祿董皆庸才不足卬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本以高帝病中命平勃斬噲噲事有

有也字視毒作視董而已下有矣字

節出新意立奇論。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毒也。譬新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呂東萊云此五語以虛為實高帝以為是足以

后之毒一句正喻渾融一篇警義在此

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可給。音貸欺太尉不得入此軍矣。此一段如論之講題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

賴山陽云說主意了再証一事為結

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推埋酷傳注殺入而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或謂發冢。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此段論之結尾

賴山陽云吾故曰云云一語首尾重提

漢成敗確論而行。文却自縱橫可愛。謝疊山評此論因高祖命平勃即軍中斬噲事有所見。遂作一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周勃事去。



字作象勢二字

史記求體少  
文正義云其  
質直拙強如  
木石焉  
揣擊江遠曰  
揣擊人主之情  
實而述之其  
意矣

李方叔評文字要驚空立意蘇允明春秋論揣摩摩以天子

非淺學既到必熟讀暗記方知其好  
之權意魯之意作一段議論高祖論揣摩不去  
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當時夫子與高祖之意  
未必如此皆驚空自用新意文法最高熟之必

長於  
作論

樓迂齋評

此篇以高帝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一事立  
篇議論斬樊噲如一篇題目命周勃為太尉  
事如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呂后者正為慮帝計  
斬樊噲可以去呂氏之黨制呂氏之愛論之主  
意也

也

高季迪評

耳余竊以噲有可賢者初沛公入咸陽也見秦  
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之因噲諫遷中霸上  
此真有帝王施為氣象及高帝既老托疾絕

闔漢多禁門  
曰闔師古曰  
官中小門曰  
闔

曾南豐評

老泉之文侈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  
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乱肆能不流作高祖論  
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  
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茅鹿門評

愚謂高帝死而呂后獨任陳平未必不由不斬  
噲一著且噲不死其助祿產之叛亦未必觀其  
譙羽鴻門與排闥而諫噲亦似有氣岸而能守  
正者豈可以屠狗之雄而遽逆其謀哉蘇家父  
子兄弟往往以事後成敗

機拾人得失類如此者

沈德潛評

搜安劉氏句之間見用呂氏以制強臣用周勃  
以制呂氏而以命斬樊噲一事為証此皆老泉  
深文蓋噲本義勇之士謂必助呂氏之逆以亂  
天下真莫須有之說也特其將無作有得獄吏

賴山陽云搜  
斬樊噲一事  
問而入之呂  
氏周勃等為



証也沈評顛倒矣

鍛鍊之法作論者不可不知

春秋論

蘇老泉

南溪云以賞罰是非位道公私与奪十字立說以權一字為斷作此一大文章意則恣肆磊落文則謹嚴華藻雖有強詞軋常理者亦多前隔未發之語須味思泉疊山東蔡評語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也。在。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也。在。而。天。下。以。榮。以。辱。以公私二字作主有臺閣氣像周之衰也。立公案起辨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位与道字又是對眼。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一句收正意而春秋賞人之功。自。此。救。人。之。罪。二句是賞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二句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

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設難賞罰人者又立公案天子諸侯事也。胡思泉云着他辨難着他解釋

着。他。鑿。空。立。論。看。他。行。文。一。節。高。一。節。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此說賞罰又生一意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

位。公。也。道。私。也。立公案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議論起人眼目道在我矣而不

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到此總收位之賊也此

詳。上。意。再。難。起。且。不。說。出。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庸。何。

賴山陽云論雄而語勁其雄可學其勁不可擬



傷解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的此譬而告之曰某為

善某為惡可也此第二辨言賞罰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非真不得為病

某為惡吾誅之則人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

此第二解言賞罰縱是真亦是魯然則何足以為夫子此

論辨似何足以為春秋難曰夫子之作春秋也又以上句已究

反後非曰孔子之書也方入本意救轉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

權不得以自與也自與則替曰此魯之書也破魯作之也到此

說與魯一篇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

罰之也二解○一篇何以知之難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

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一本

在下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至此方

解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

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解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

天子之權與之何也難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

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

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就魯使周公事妙故不得已而攝天

子之位說得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至此方盡說周之東

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

賴山陽云自篇首至此詰難得到底然後死中求活此法絕妙

名下而字本集八大作則

點語正統章句卷三



本集八大地  
下有者宗

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

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

與之也。四解。言魯假天子之權宜如何。五難。曰。

如齊桓晉文可也。五解。言假天子之權。夫子欲魯如齊

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此第六難。言何。何也。

六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

而不與其心。總破。齊晉。周公心存王室。全是無。雖其子孫不能

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

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

晉而與魯也。六解。又生一段議論。言齊晉之心不可

亂。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

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

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此一段真是論。吾觀春秋之法皆

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

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而田恒弑其君。斷得倒。先破綻。則沐浴而請討。說夫子以賞

天子之權。有收。終。夫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徒。餘。不達夫

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慨嘆子貢之徒不達夫。夫子既

後可以行桓  
文之事。名言  
名言

南漢云周公  
之法詳內而  
略外。漢土人  
歷千百年此  
法未始當義  
是所以後來  
為外夷所愛  
為之臣妾者  
泉於當時的  
為此語何等  
眼孔

東正文華



賴山陽云春秋論至此而止又以餘意作奇卷

伊藤東涯云註呂氏春秋吳越春秋論矣此二書雖假春秋而只記事實而非發政之休老東所不指文中子續經之屬若東史論曰後之人其

務希遷固實胡思泉評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言費然死且懼則善矣是也

賴山陽云宋人評文字皆明清人異皆著實有益

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此段最有精神亦見先得之意公私字是眼目遷固之史餘波作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結尾後之效孔子作春秋呂氏春秋吳越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

胡思泉評

此篇有六辨六解每辨中先立公案然後起辨解則隨辨而解之也既解完又起後辨既設後辨又起別解似屯丁解牛

陳磻洲評

位之權得以賞罰道之權不過是非夫子有其道無其位乃不徒是非而欲行賞罰焉所以於春秋春秋為魯史自魯以假天子之權也所以與魯者魯為周公之子孫然周公乃可假以天子之權也

謝疊山評

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而華蕩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大抵一節未盡又生一節別人意多則雜惟此篇不雜

呂東萊評

此論大意三段自賞罰至何足以為春秋一段高夫子作春秋以賞罰天下自夫子之作春秋

姜鳳阿評

此論大意三段自賞罰至何足以為春秋一段高夫子作春秋以賞罰天下自夫子之作春秋



王明以与魯矣一段言夫子託魯史而詐魯假天子之權以尊周自子貢之徒至散耶一段言人不明夫子作春秋之意詞妙意到再不必破碎說之

唐荆川評只是事問答懸聯到底

茅鹿門評此文自謝枋得氏錄之以為名筆而世之學者遂相傳以為千年絕論予竊謂老蘇於論六經

處並以強詞軋正理故往往支離旁午特其行文嫻娜百折似屬烟波耳

顧迴瀾評愚謂孔子非思周公而与魯以天子之權蓋當是時諸侯之國並各有史孔子魯大夫也故得以遍觀魯之史因其編年紀事之文而繫之以賞罪功罰之權以補王政之缺垂教萬世耳使孔子而肯大夫謂晉之乘可也

范增論

蘇東坡 宋蘇東坡

名軾字子瞻嘗謫黃州自号東坡居士歷官惡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後又連貶坐于常州有東坡集

南漢云此篇先舉事跡然後生議論此斥之格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叙范增去楚項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假說此一段其

早本集八大作蚤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

微露樓迂齋云不使說增舍去處且引詩易之語文勢不迫亦是為下面說增不知幾張本然則當以

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此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



賴山陽云... 易詩極力... 仲論有舜而... 知誅四凶有... 仲尼而知去... 少正卯而包... 華法蓋其家... 傳文訣也

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應上不詩曰。

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音線暴增之去。至此方當於羽殺卿

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

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義帝命宋義為

冠軍。後為項羽所殺。陳涉初起。兵假楚將項燕。秦太子扶

蘇為名。二人已死。矣。陳涉詐稱其尚在。感動人心。蘇懷王

入秦無罪而死。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范

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名心者。立為楚懷王。項羽陽尊懷

王為義帝。後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

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是誠未有義帝亡而增

獨能久存者也。呂東萊云。若無陳涉之得民。六句便接羽

殺卿士冠軍一段。則文字直了無曲折。且

義帝之立一段。亦直了。惟有羽之殺卿子冠軍也。一篇是

此一段。然後見曲折妙法。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弑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

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則文勢優游。不迫吾嘗論義

帝。天下之賢主也。亦是虛美。應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

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

乎。於人所不見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

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

之疑。增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

之本

南溪云。事物必有胚胎。此段論文常法。本集本下有。心宗

本集八。大開。下有而字

高祖本紀。懷王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此數

通



賴山陽云六  
羽殺卿子冠  
軍應當於羽  
殺卿子冠軍  
時也向以誅  
之去之二意  
代增計再得  
以去就之分  
為增惋惜直  
以至依附成  
功名向畫情  
罵殺是為一  
篇結尾忽以  
雖然二字翻  
起死中求活  
成臨去奇波  
文氣如疊浪  
破翁海外文

非其意。轉無為有。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弑其  
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呂東萊云羽不殺宋義必不  
能破秦羽既破秦義帝必不  
罪羽羽殺義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  
帝自有在焉。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  
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  
筆力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此一段最妙乃無增年已七  
十氣滿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  
羽以成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  
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不取盡范增及許之為人傑  
正如韓文公爭臣論攻擊不遺餘  
力。結句乃曰。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如此方是公  
論。若論斷人之過。及人之惡。及人之善。皆非老手。

字故有得於  
風濤之勢也

謝巖山評此東坡海外文字

句一字增減不得句有

法字字盡心後生熟讀暗記此篇義理融明音

律語和上筆作文必驚世絕俗此論最好處在  
方羽殺卿子冠軍時增與羽比肩事義帝一段

富與龍錯  
論並觀

又

評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如明官

判斷大公案須要說得人心服若只能折人亦

非高手須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

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處當如何全身必有

至當不易之說如夾蒸然敗蒸有勝者勝蒸有

敗者得失在一著之間蒸師傍觀必能覆蒸歷

說勝者亦可敗敗者亦可勝乃為良工東坡作

史評皆得此說人不能知能知之者必長於作

論

樓迂齋評

項羽殺宋義便是愛義帝殺義帝便是愛宋  
范增蓋宋義是義帝所愛義帝是范增所愛三



人生死去就最相閑涉推原得出華力老健無一個閑字此東坡海外文字故有老氣

茅鹿門評

變新破其勢莫危於鉅鹿之戰秦軍左氣盛其時莫難於鉅鹿之戰宋義佩上將軍印救趙戰鉅鹿安危存亡急在呼吸此何等時也乃頃兵四十六日不進遺子相齊飲酒高會不惜士卒而徇其私義固可斬也義不斬趙不捕趙不捕而秦乘其危則秦益強而益弊故斬義不足以過羽特羽非斬義之人故萬也有遺議耳至於於范增名雖為義帝之臣而其心實為羽用當觀沛公西略地入關乃義帝所命而先入關者羽又義帝之約增何為而固欲殺之乎觀其言曰味豎子不足與謀奪項上天下者必沛公也夫沛公義帝之手足也剪義帝之手足而欲以天下歸項王此其心何心哉雖謂江中之弒增與謀焉可也謂羽之斬義增之所贊成亦可也而子瞻以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余竊謂不得乎增之心

味呼來切歎也

東龜年云鹿門之評非評也論也論可謂的當矣

潘蒼崖評

子瞻祖其家學氣酸赫奕人多慕之要之自六經出則源深而流長人見其正大溫粹不知其有本也

呂雅山評

坡翁范增論始皇論是謫居瞻耳時作詞修而意遠皆深思極措之文与少年制科論策不同乃知此翁節義愈老愈堅文章愈老愈精

呂東萊評

這篇要着抑揚處吾嘗論一段前平平說來忽轉換故開說見得語新意屬又見一伏一起處

鼉錯論

蘇子瞻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

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削亦叛不削亦叛此如破題○唐荆川云此論是一氣說下○坐觀其變

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聲為之則天下

南溪云此篇先立冒頭然後入事格文勢一氣呵成有破竹之勢曰此如破題



是以文尤切

鼂錯云尔

七國吳王

趙王昭

王賢西南王

辟光膠東王

雄深楚王

本集八大名

下有者早

有辭二字八

大本集作能

免難三字

本集八大無

下山東二字

無之宋不知

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如破承○錢豐懷云前一段惟

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

功胡忠泉云一篇關鍵在此此固非勉强暮月之間苟以求名之所能

也暗說鼂錯天下治平暗說景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

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暗說七事至而循

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暗說鼂錯欲使天子則天下

之禍必集於我此表益所以進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

山東之諸侯須看省文法前既說景帝山東諸侯並起以

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

上有而宋

而受禍論不知錯有以取之也茅坤云於錯之不自悔而

論却古之立大事者下詳明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

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

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

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用人禹治

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夫以七國之強駢削之其為

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意為天下當大難之衝

而制其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景帝之怒鼂錯錯之受禍

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主意在此○呂東萊云此數句

賴山陽云錯

不於此時云

云廿二字一

氣讀如方

老松安出林

中是一篇卷



替也且夫發七國之難一旬頓挫覺紙上落筆有聲

冰礪骨灼日火入水曰冰礪磨也本集八大作百表發

高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此一段

錯之罪至公至平錯聞之亦必心服鄒道卿曰當此之東坡之文若雷錯論以神氣為主不以字句為工

時雖無表盜錯亦未免于禍此自是實理何者已欲居守而使

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

表盜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

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

恐雖有百益可得而間哉此一段最妙乃是無中生有嗟夫

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

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此是高見遠識深謀至論把自全

近乎緩惟前在日夜淬礪幾向有力雖緩而前後相應做文字要如此處惟其欲自固其身而

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

自禍歟結句最妙

謝疊山評此篇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老於世故明于人情有憂深思遠之智有排難解紛之勇

不特文章之工也

林次崖評鼂錯之死古今嘆息然未有說出被殺之由者東坡此論發前人所未發此等文章實天地間

之不可少者

南溪云自古奸刑名者當路則令必繁苛法必峻酷終推于世故人情不禍其身則大獲國家斯文盡此



呂東萊評此篇前面引實事說景帝時雖名為治平有七國之寢此体制好大槩作文要漸漸引入來

沈德潛評斷錯失策處眼光如炬然錯之所以得禍者在憎之者多而褒之所以憎錯者由輔導太子時純以刑名法術之學而不歸於正也蓋刑名之學本於商鞅古來未有能全其身者此根本有未善處不可不知

留侯論

一意反覆到底中間生枝生葉愈出愈奇

蘇東坡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能忍不能忍是一篇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好句法

夫子房受書於圯

上之老人也黃石公秦隱君子也著素書六篇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因以是書授張良為漢王師後

不知其事甚怪其事甚怪當看漢書張良傳知此本末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

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

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

書空中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此言秦之峻酷待天

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孟賁夏育皆古勇力

之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

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唐荆川云

使子房見之亦當心眼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

本集八大士下有者字

南溪云此篇立冒頭起論

一意到底格挺身挺引也

引身而逃難也

南溪云介奇為常處文字如奇

本集世下有人字

賴山陽云且其意不在書

一句如龍首始現

本集八大事作罪獲復



本集八大亦

下有已字

南漢云千金

之子一段紆

徐波瀾

本集八大身

下有之字

本集八大上

下有之字

賴山陽云故

曰一句微露

機忽引二典

如龍身忽現

忽隱

南漢云鄭伯

忍最可憐

者引以示忍

之功

吳越春秋曰

懸膽於木出

入骨之不絕

於口

亦危矣此時子房尚不能忍此事見子房傳得力七提鐵

怒大索天下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

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

伊尹為阿衡而相湯伐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

以僥倖於不死持論筆力何此地上老人所為激憤者也

是故倨傲鮮腆張良進履老人以足受之鮮而淡折之

彼其能有所忍也不以慢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

教也此是若父隨履橋下命子房取履又命之納履與子

父正以折子房少年剛楚莊王伐鄭五伯之興始于莊王

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宜公十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

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勑句踐為吳所敗樓于會稽使大夫

乃苦心焦思置膽于坐即仰膽飲食且夫有報人之志

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又投前明之夫老人者以為

子房十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淡折其少年剛銳之

氣使之忍小忍而就大謀把忍意說得何則非有平生之

素正意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暗說此而命以僕妾之役

暗說取油然而不怪者一奉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

履事

結上起筆

賴山陽云秦

皇項籍一語

結上起筆

黃柱正文章九絕



力振翻想見  
坡公得意滿  
志是全龍出  
現處  
本集八六項  
上有而字

南漢云子房  
忍之功用亦  
至此全  
賴山陽云引  
大史公語翻  
案朱色一節

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

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巨耶○呂東萊云萬項

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

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因子房能忍，又教得高祖

尤高。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立，引高祖發怒，見於辭色。韓信

假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

足，因附耳語，漢王悟，立信為齊王。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

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証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

奇偉，而其狀貌忍意，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又空中

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悠然面龍點  
魁梧漢書注  
師古云梧者  
言其可驚梧  
今人讀為吾  
非也

謝疊山評  
主意謂子房本大勇之人，惟年少氣剛，不能涵

養忍耐，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士提鐵鎚擊秦，始

皇之類，皆不能忍。老父之圯上始命之取履，納

履與之期，五更相會，數怒罵之，正所以抗其不

能忍之氣，教

之以能忍也。

王遊岩評  
此文若斷若續，變幻不

羈，能盡文家操縱之妙。

姜鳳阿評  
報秦忠勇轟轟烈烈，天地間獨有一張椎耳黃

石辟殺赤帝，斷蛇皆當時謀士，假托為祥，披公

獨必危其椎之幾於

死，又指黃石為能忍之

黃東發評  
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渾浩流

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之

上莫之能尚也。而尤長于陳述叙

事，紹侯一論其立意超卓如此。

沈德潛評  
太白於博浪沙擊秦，許以知勇，此又翻出子房

之不能忍而老人教以能忍，議論正大且其意

之不能忍而老人教以能忍，議論正大且其意

之不能忍而老人教以能忍，議論正大且其意



蘇東坡  
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

不在書一語空際掀翻  
如海上潮來銀山蹴起

始皇論

蘇東坡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呂東萊云

本集八大時  
上有帝宗  
南漢云此文  
一篇兩段格

此篇頭使內外相形一句始皇本無此意作文字之法要說他後面不是故先張大以虛作實也

事秦所以亡  
國者有兩大  
事件也

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蒲浪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

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

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

本集八人亂  
下有若字

形以禁姦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

賴山陽云欲  
說他虧隙必  
先說十分無

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

虧隙是文家  
逼出法

間哉不幸道病禱祀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

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

本集立作至

不可以言智林希元云此意最是人說不到○錢豐寰雖

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

恃其本集八  
大你恃吾

歸本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

閣官人男子  
去其勢者

得病原在用趙高夫閣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烈肝

本集八大首  
下有若字自

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呂強仕桓靈二帝間

下無有字

後唐張承業張承業唐僖宗時宦者仕二人號稱善良豈

蘇東坡  
蘇好直諫

蘇東坡



取本集八大  
作徽

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呂祖謙云指出好的說關寺都不好又

將二個好人來說破○又說豈可望然世主皆甘心而

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滅怪始皇漢宣皆英主此

沉本集八大  
作法

高亦沉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精神骨

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說

君與肅代等一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

此正天將亡人國其禍敗必出于智之所不及處或曰李

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

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

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

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

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經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

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得

禁無不止鞅自以為執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

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形容商

刻秦法之酷刑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

之救者以法重故也上面叙商鞅之遺法始李斯之立

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

賴山陽云此  
商鞅暗指刑

鞅徒結切過  
也駕發也

賴山陽云豈  
獨鞅悔秦亦

悔之矣是坡  
翁常謂以此

向為過度處  
語氣浮誇

殊誅  
誤



本集無下敢

字

賴山陽云豈

料其偽哉一

句小繳引周

公為遊衍勢

本集而作然

本集八大作  
不以彼易此

商君傳今既  
與未布恐民

不信已乃立  
三丈之木於

國都市南門  
莫民有能徙

置北門者予  
十金民惟之

莫敢徙復曰  
能徙者予五

十金有一人  
徙之輒予五

十金於是民  
信其令

李斯傳商君  
之法刑黨成

於道者  
八大心作而

賴山陽云東

答前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

新意反覆 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語魯 孔子曰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其恕矣乎

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

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而其令行禁

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

史評必有一段說萬世不可磨滅之理使

老泉傳來今人作場屋之論當以此為法凡議論好事須

義理亦精微 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

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

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公族有罪三省而後致刑

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

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

皆是至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

暴扶蘇見殺下食漢武果殺戾太子反

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詐之

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

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



坡少時之文  
有過流宕而  
急勁拔者至  
海外文字如  
徒鶴擊空老  
氣橫秋

之必不反也答前段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

於殺者呂東萊云不特文勢雄健議論亦至當

謝疊山評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於蒙毅之去左右而在于始

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用宦官者當以為戒一說李斯趙高敢於矯詔殺扶蘇蒙恬而不憂二

人之復請者其禍不在於斯高之亂而在于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當以為戒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入黃宣任恭顯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於殺其禍反

及其子孫附入漢武殺戾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洪容齋評秦之亡起於扶蘇之死此論歸咎秦嚴法固是但以父子之親加以蒙恬擁重兵至斂手就戮而不請豈非天欲亡秦其禍敗必出於智

沈德潛評文兩大段看前一段說秦之亂在用趙高後一段說扶蘇蒙恬之不取請在於商鞅變法後之積威前一段中搭入漢宣後一段中搭入漢武而兩大段只是一事仍只作一段中搭入漢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夷狄冒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句有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

治者乃所以滅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公羊隱公何

休曰王者不治夷狄原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此是

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

公羊傳何休註作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

本集八大作莫過於春秋



大州作周  
南溪云問架  
散說皆激波  
瀾法

本集八大無  
齊晉二字皆  
作獨字

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問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  
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乃本處舉皆秦楚也。  
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散說若不如。此散說即無。夫齊晉  
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  
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  
為中國也。此二段說得中國。秦楚者亦非皆貪冒無恥。肆  
行而不顧也。此一段揭齊晉秦楚四國事。言此蓋亦有秉  
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再說齊晉  
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

本集八大足  
上無不字  
南溪云脈絡  
貫通前後議  
論溢此語  
一篇骨髓也

汲下字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  
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  
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  
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疾於秦楚也。有鎖  
力。○見所以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  
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  
此二句應上純不純字。幹下意。此數句聯合前後有千鈞之力。真是鍊組子。故曰。天下之至嚴  
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此是原題。夫戎者。入題戎。特如  
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然於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



潛公無所賤而我為可會是獨何與夫我之不能以會禮

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濺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

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

化誨懷服也講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

亦幸矣彼自中國說入夷狄此自夷狄又況知有所謂會

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濺嘉其意乎不然將濺責其禮

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濺憂之故

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濺治之也

此是講題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

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此是結尾

謝疊山評此是東坡應制利程文六論中之一有冒頭有

呂東萊評此有講題有結尾當熟讀暗記始知其巧

覺長短蓋後面一句轉一句故也大凡講題先

說他好然後中間出入意

陳礪洲評此篇前面且說春秋尊中國賤夷狄以疑本題

却方折入本意議論出入意表乃筆力高處讀

至末後兩句解釋盡矣邵氏後錄云東坡中制

科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故荆公後修英宗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以孔子作

蘇東坡

賴山陽云東坡作孟荀思子韓非等論

南溪云結尾兩句重於九

蘇東坡



蓋一時構思連成者其筆法語意大概相類而變化可見諸論皆以孔子起蓋先立規矩準繩然後下剪伐曲禮言必則古昔統先王

本集八大云下有爾字

論語陽貨篇權曰玉帛云我李斯傳從前卿學帝王之術賴山陽云蘇氏每言其讀書及窮以爲立端蓋端源史遷論贊又云自荀卿至李斯處只一句忽榮紂數行始說李斯何等開闢此等處要文

不敢放言高論一篇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

憂天下之汲也此未必不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

乎不知其津涯下得句而非汲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

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茅坤云拓去陳腐全是新語嗚

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

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過接處好子路之勇子貢之辨

冉有之智此三者此段意思最好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

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說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

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

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

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一篇主意

是故其言平易正直機而不取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

不可易也本李斯形荀卿老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

焚滅其書盡燬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

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提起此意

是如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

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

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



家離合之訣

思孟軻也。世與獨兩字下得極好見天下之人如此其衆

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

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

彼李斯者，又接到又特甚者耳。茅鹿門云：空中色相，此今

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

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

警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

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

井田。此三句斷李斯之罪此亦必有所恃者矣。歸過荀卿

本集八大奮  
下無然字

試音即詞也  
訂此

本集八大而  
下有荀卿亦

三字

一字不。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

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

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警其子必且行叔荀

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

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又

孔子無故言荀天下無有及者，掉尾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謝疊山評：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

故其道歷萬世而不可易。荀卿專為異說，而不

讓敢為高論，而不顧歷詆天下之賢聖，以自是

其愚。李斯學其師，無忌憚，有甚於荀卿者。我

賴山陽云：曲  
終奏雅文氣  
悠然如川舒  
山開

呂東萊評：此篇前說荀卿不好，後面略放一步，與他言

荀卿亦是箇賢者，大抵作文体式要如此頭使



孔子後仍舊使孔子，然又見文字不苟亦自相應。

林次崖評

此論說李斯焚書坑儒出於荀卿最是實前人未發此等文字人間不可無。

呂伯恭評

此篇前罵後略取綱目在不敢放寬上面平說來雖是平說如有規矩一句亦有句法。

朱晦庵評

子瞻文有氣骨故其文壯非若枝葉上粉澤者。

茅鹿門評

以其所傳改其說敵荀卿當潑服。

王遵巖評

以異說高論四字立案慈是荀卿頂門一針而謂李斯焚書破壞先王之法皆出子荀卿此尤

是長公潑文手段。

儲同人評

太史公作孟荀合傳而韓文公上下千古亦以荀卿為聖人之徒。荀孟並稱是長公以前荀氏業有定論相沿數千年忽欲翻案豈易措手却得李斯亂天下第一節擺倒他分勘合勘總之

則非於荀當是長公極得意文字。

點註正文章軌範卷之三

點註正文章軌範卷之三

十一



點註正文章軌範卷之四

宋 疊山榭枋得批撰

明 九我李廷機評訓

日本 南溪宮脇通赫 輯補

小心文

此集文章。占得道理。強以清明正大之心。發英華果  
銳之氣。筆勢無敵。光燄燭天。學者熟之作。經義作策。  
必擅大名於天下。

原道

韓文公



博愛首之謂仁五字句行而宜之九字句之謂義七字句由是而之焉

之謂道八字句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十字句○開端四

章家巧處○茅坤云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因老子有道德經故昌黎據此立論關之仁與義為定名

道與德為虛位上句長此兩句短便頓挫成文故道有君子有小人看後

而德有凶有吉此所以謂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

者小也當看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心中著此

然亦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煦煦小惠貌子子特出貌其小之也則

宜當看老莊之書其所謂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非吾所謂德也

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

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

也一人之私言也此一段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周

道衰孔子沒見異端之行有所乘李斯焚書火于秦三字句○謂

老子之道謂佛于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十字句其言道德

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

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孟子說歸儒今竟歸字為

語只是把古人文章變化呂雅山云入者主之出者奴

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出於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

人之道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學為汗○茅坤云翻兩段作波瀾噫後之人冷淡其欲

賴山陽云起

手學中庸

又云首段是

釋仁義道德

名義非關老

子也

論語學而篇

汎愛衆而親

仁

中庸義者宜

也尊賢為大

老子馬蹄篇

毀道以為仁

義聖人之過也

賴山陽云道

德之說魏晉

以來混淆不

明故先澄治

之

賴山陽云二

段關老佛



東魯年云釋道安二教論引清淨法行經云佛道三弟子震且教化儒道著陸彼稱孔丘光洋菩薩彼稱顏淵聲詩迦葉菩薩彼稱老子止觀第一若衆生無出世機根此薄弱不堪深化但授世業抑孔丘如日

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呂東萊云說出人從異端之病源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小噫後之人餘奇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重東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妙想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冷語民不窮且盜也

制君臣定父子故敬上愛下世間大治考異諸本無下相字孟子滕文公篇驅蛇龍而放之菑書泰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賴山陽云三段闕老湮蔣本作壹梗與雙同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為之君為之師以下法之勢不覺重疊蓋六次轉換也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上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水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費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墓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湮音壹古通用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何洛文云贍通濟長次宣率鋤八字下得穩當不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



東龜年云莊周唱老子者故文公謂今其言只

舊本介作甲

賴山陽云八代之衰皆使句長短齊而虛字却異釋公眉破病痕故句長短參

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此一段

七個為之字。變化九樣。句法起伏頓挫。如層峰疊嶂。如驚濤巨浪。讀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

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

其亦不思而已矣。文勢有頓挫。○王守仁云。段中反覆如此。甚有波瀾。如古之無

聖人。人之類滅久矣。此數句送文暢。何也。頓挫無羽毛鱗介。序同意。可併看。

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茅鹿門云。緊接上省。是故

君者。出令者也。第一句四字。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第

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第

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

差。不齊。而用一樣。虛字。貫之。是此公代得力處。君。第一句。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第

又云。四段關佛。又云。有聖人者。立此指堯舜以上。故此處。舉禹湯以後。伏後段傳授之案。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

又云。五段關佛。又云。六段關佛。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

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

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佛老之言。是亦責冬之裘者。就上譬喻。中生出。

又云。六段關佛。又云。五段關佛。又云。四段關佛。又云。有聖人者。立此指堯舜以上。故此處。舉禹湯以後。伏後段傳授之案。



大史公自序  
傳曰夏日葛  
衣冬日鹿裘

南溪按意者  
心之應於事

物而後者也  
其應於事物

而後者苟能  
誠實固盡其

當然之妙理  
以了得事事

物致知所以  
物致知所以

示誠意之功  
夫者非別事

也蓋退之乃  
見亦如此故

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

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格物致知亦是蓋國家天下許多

事若非格物致知如何了得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

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

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極言佛老之禍天下

為一字復破上孔子之作春秋也有力諸侯用夷禮則夷

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傳春秋桓公來朝用夷禮故

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

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好句大所謂先王之

教者何也此二轉妙○夫所謂向轉得健收拾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于己無待於

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

商此三句短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一句長其服麻

絲其居宮室此二句短其食粟米蔬菓魚肉此一句長其為道易

明其為教易行也此一句合二句為一句○連下九箇其

字變化六樣句法与前章為之字相應

不及于格物

致知

賴山陽云七

段繳還本意

說道德仁義

末尾言處老

佛之方為結

又云此段如

大將麾陣士

卒駭一處作

大文字者不

可不重此手

法



此是章法。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

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三句短排。

賴山陽云。先王之教者。何也。以下滔滔。汨汨衝突。而來。忽以斯道也。何道也。

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字法曰。斯道。

也。再提再收。○茅坤云。道何道也。文有收拾。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竟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

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兩句絕妙。

來。如良馬。下峻嶺。如輕舟。下長湍。若無一句攔截。任便不成。文章。○蔣之翹云。軻之死。一句承上。極有力。一篇精神

在。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文有頓挫。由周公而上

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完

賴山陽云。韓公此篇。自中庸取法。求而雜以莊子。德帝王此書。詔後之休也。將本廢作廢。

獨廢疾者有養也。此一句。禮運其亦廢乎其可也。一篇皆大議。

力。○結得似。既而實健。言有盡而意無窮。○尹彥明云。介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為。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便休。却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為也。非韓子不能至是。

法火其書。法廬其居。法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是句法。鰥寡孤

南溪云。橫。異端氣勢。非真。上張道義。辨理壯闊。自肺肝中益出。與古聖賢之

與古聖賢之

與古聖賢之

與古聖賢之

與古聖賢之

與古聖賢之

與古聖賢之

與古聖賢之

與古聖賢之



精神相契作就此一大文字以示天下後世者孔孟復出于世心不過如是

石守道評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韓

吏部原道等篇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教清江評昌黎原道一篇中間以數個古字令寓一正一

反錯綜震蕩翻出許多議論波瀾其字力筆力

足以及凌駕千古而莫之與京

顧迴瀾評退之一生闢佛老在此篇然到底是說得老子

而已一字不入佛氏域蓋退之元不知佛氏之

學故佛骨表亦只

以福田上說

林次崖評此篇推明仁義道德之說歷叙帝王左右生民

之法終之古聖賢相傳之統其闢佛老與孟子

距場墨同功其言模倣中庸首章孟子卒章乃

與世立教之文庶幾續紹四子非特以文論也

茅鹿門評闢佛老是一生命脈故此篇是退之集中

一生命根其文源遠流洪最難整兼之筆卜愛

化詭譎足以眩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一承六腹一尾

錢豐稷評原道一篇立言正大發先儒所未發唐書稱其

與行闕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左右六經知

言哉乃宋儒輩多為指摘何欽余竊謂韓公崛起

六經殘缺之後奮然獨悟歸于此其事尤難而功甚大不當譽之溢也至其為文神詭萬

狀出有人無震蕩天地則自孔孟後極大文章矣

與孟尚書書

孟尚書名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性嗜佛元十四年公以言佛骨貶潮州與

朝僧大顛游人傳信奉佛氏簡移書公因答此

韓文公

木集手書下有披讀二字

愈白行官自南廼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

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

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

賴山陽云下傳之者妄也其後言其妄之由也

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諸州郭留



辨解常法不  
先下此句即  
嗽嗽不獨文  
字弱使讀書  
不  
又云引孔子  
語然後入自  
已議論意味  
乃長下詩  
傳又同無此  
文字便直了  
直則淺矣  
皆川洪雷云  
上文無言殃  
慶乃覺下聖  
人之道四字  
加陪光彩

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  
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  
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  
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此以下文有氣力有光孔子云立  
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  
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  
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  
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  
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令釋氏能與為人為禍福非守

莫樂  
梯快和

賴山陽云且  
彼佛者果何  
人哉一喝喚  
醒醉人如  
劍法中高擢  
一刀眩倒敵  
眼  
又云而信奉  
之亦且惑矣  
而字一轉便  
結筆力恣甚  
考異諸本無  
下聖賢之道  
不明六字

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此明言佛不且彼佛者  
再喚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  
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  
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宵臆作威福於  
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此一段說佛必  
不能加禍守道  
之人理強詞直有氣力有光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  
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  
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音怒壞也禮樂崩而夷狄橫幾  
何其不為禽獸也此一段先鋪張揚墨為禍于天下甚大  
可見孟子有功于天下後世為甚大



前漢惠帝始除挾書律

皆川淇園云而莫之禁四字甚妙蓋為孟子辭關先取之地位考異諸本作

書高作經

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郭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欲反推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輕說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卜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書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公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倒收孟子雖

賢聖

考異諸本專作貴伯作羈皆川淇園云不救不收尚帶莫之禁之餘勢賴山陽云其論孟子往復數次越筆不覺至此耳又云抑孟是實揚孟是虛竟歸於自揚筆力橫恣眼無一人

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此四句似抑而貶之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尊王賤伯而已。此二句似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此四句又抑而貶之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此一句又揚而張之○只此一句發明孟論語孔子說管仲。復化來。○沈德潛云。忽揚忽抑。忽論揚筆下有生龍虎氣。太史公後不多見此種文。故愈嘗推尊孟氏。轉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此一段發明揚之功。有翁張漢氏以來。此以下說此時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



鼓者鼓  
舞之意也

分明說己能衛道于已壞  
之後特言意含蓄回護  
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

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  
不仁字最釋老之

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

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

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  
韓文公推尊孟子以為功

功不在孟子下此一段以孟子與己對說文勢抑揚  
雖重雖曰賢不及孟子其實自許其功過於孟子

使其道由愈而粗傳  
起雖滅死萬萬無限天地鬼神臨之

在上質之在傍  
語杜有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

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  
張籍皇甫湜不知果能不叛去

長野豐山云  
上數語悲憤  
故忽雖然一  
轉文意皆振  
南溪云結句  
吐盡自己形  
情猶顧及藉  
湜處有彷徨  
嘆息意餘意  
無限

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又云昌黎深  
見異端之害

夏憤之念豈謝疊山評聖賢立言與庸衆人異  
賤一人不必多言只一  
字一句褒之其榮不可當孔子褒管仲只四句

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  
左衽矣孟子學孔子者褒百里奚只三句相秦

而顯其君于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如是  
乎韓文公學孔子者也褒孟子初只二句然賴

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子崇仁義尊王賤霸  
而已終只兩句向無孟氏則皆版左衽而言侏

離矣正與孔子褒管仲之語同歐陽公作蘇老  
泉墓誌云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父子一日蘇

然名動京師而蘇氏之文  
章遂擅天下亦得褒韓文

茅鹿門評  
翻復寔幻昌黎書當以此為第一古來書自司  
馬子長答任少卿後獨韓昌黎為正而此書尤  
昌黎  
佳處

言盡其平生  
所欲言者以  
示心術行狀  
如青天白日  
長野豐山云  
周末揚墨行  
晉末老莊行  
唐末佛教行  
明末陸王行  
皆天下治亂  
之所係此豪  
傑之士所以

傑之士所以



憤歎而大息也公此書尤見其學問氣魄

朱晦菴評公平生用力處處不離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其中未見其卓然自處是以一旦放逐憔悴無聊之中無

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之入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則其與之游而稱譽者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錢豐寰評上半篇辨己不信奉佛下半篇明己平生喜闢佛而未只以一句點入前意絕妙其中多妙境當熟讀

樓迂齋評出脫孟子是自出脫推尊孟子子亦是自推尊文字抑揚格

顧迴瀾評昌黎平生轟轟烈烈處盡在闢佛一節此其所自負也謂言有大而非誇非此類乎此作甚關係世道文不但文字之工而已

羸音幾辟車聲也

呂東萊評此一篇須看他大開闔處

上高宗封事

胡澹菴家胡澹菴

名銓字邦衡廬陵人仕為編修官自是澹菴論也簡紹興八年高宗自建康還臨安秦檜相詔議講和自建炎以來無歲不遣使直詣去尊号奉其正朔比于藩臣金人不從使者往多拘囚後數南侵不利和議乃決金使者來時胡銓一疏且和議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高宗怒連貶黨銓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此八字的當王倫出

之由○王守仁云起此二句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

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好句是

南溪云古人曰文章竟氣蓋氣雄偉字字句句亦皆雄偉可以作得一團雄偉文章也登卷此書不獨文



章雄偉字字有法句句極規有變化有開闔融盡文家操縱之体又云夫天下者一節可泣鬼神不能惑

高宗吁嗟宋徽宗重和元年女真阿骨打稱帝建國号曰大金

皆川漢園云引喻妙南溪云挿入

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此譬喻的巧指犬豕而使

毀鼻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

子盡為左袵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

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

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

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

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

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乃曰我一屈

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欽宗朝号可歸中原可得嗚呼

自變故以求主和議者誰不以此陷陛下哉而卒無一驗

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是足以塞秦檜之口却高宗之望矣陛下尚不覺悟

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

臣之甘心焉此直以義理論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

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

濟之文有頓挫如此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

南溪云天下後世一句一篇骨子又云非有此

資治通鑑列豫州人建夷戊申以濟南守降金金主循邦昌故事立豫為王國号大齊宋紹興七年金主以劉豫不能立國廢之



六不可不得  
下可為痛哭  
一旬

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  
陵夷不可復振到此始見不可可為痛哭流涕長大息也費

又云欲言今  
日易先言昔  
難今日易感  
可知是文家  
逼出法

策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向者陛下開關海道  
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大息者六此以上況今國

皆川淇園云  
更提前事推  
言高宗初歲  
妙

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頓挫此以上況今國  
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

皆川淇園云  
更提前事推  
言高宗初歲  
妙

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

皆川淇園云  
更提前事推  
言高宗初歲  
妙

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言今日可戰儻不得已

皆川淇園云  
更提前事推  
言高宗初歲  
妙

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言不今無故而反

皆川淇園云  
更提前事推  
言高宗初歲  
妙

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

皆川淇園云  
更提前事推  
言高宗初歲  
妙

索此以上言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

皆川淇園云  
更提前事推  
言高宗初歲  
妙

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白官外而軍民

皆川淇園云  
更提前事推  
言高宗初歲  
妙

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

皆川淇園云  
更提前事推  
言高宗初歲  
妙

變作禍且不測此一節言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

皆川淇園云  
更提前事推  
言高宗初歲  
妙

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為之陛下

皆川淇園云  
更提前事推  
言高宗初歲  
妙

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

皆川淇園云  
更提前事推  
言高宗初歲  
妙

此插入秦檜罪案有見可謂議論不避權奸不畀斧鉞

皆川淇園云  
更提前事推  
言高宗初歲  
妙

後晉高祖石敬瑭表稱臣於契丹借其兵遂滅後唐契丹

皆川淇園云  
更提前事推  
言高宗初歲  
妙

主立敬瑭為帝國號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

皆川淇園云  
更提前事推  
言高宗初歲  
妙

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

皆川淇園云  
更提前事推  
言高宗初歲  
妙

一本不知下  
有耶字

皆川淇園云  
更提前事推  
言高宗初歲  
妙

南溪云言王  
倫賣國之罪  
本于秦檜而  
後發託檜奸  
筆有順序意  
過文不逼



南溪云引証管仲斷定權罪此老史舞文法

晏子云不出於尊祖之間而和千里之外是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

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命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

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

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

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及驅

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

之罪人矣此等說話真足以回高宗之心塞秦檜之口檜

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

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

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

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此節言臣竊謂秦檜孫

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

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藁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若今之鴻臚館然後羈

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

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

謝疊山評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

朱晦菴評胡澹菴此書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

張南軒評廬陵胡公任樞密院編修上封事乃排和議乞

茅鹿門評侍郎胡澹菴諫書論國勢最激烈然理盡詞止而氣極不衰亦有卓然不可及者在

皆川洪園云此文甚佳蓋以其心欲割切以盡事情無模擬之心故得之者亦

南溪云結尾有魯仲連屈原之遺風高氣衝突九天



上田樞密書

田況字元均信都人仁宗至和中為樞密副使卒謚宣簡

蘇老泉

論語述而篇天生德於予

天之所以與我者一篇之骨在此一句說

得地步高從論語中夫子言語變化來通篇語氣悠揚婉轉○沈德潛云古人作文極筆起句一篇都從此出此

水之有源頭木之有本根昌黎後老泉時有之堯不得以與丹朱與字是舜不得

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與生奪○第三句發於其

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

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應首不偶

然也則上堯不得與丹朱二句意而生夫其所以與我者

輕也必有用我也見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言獨善

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沮弱之徒自卑以求幸其言

敷叙自小以求用其道鋪張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

如此也其名曰藝天儀秦之徒棄天我之罪也藝天亦我之罪

也不棄不藝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此言人不我用

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藝天者其責在我詞宏氣暢而意

能為者以塞下字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

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

賴山陽云此書雄辯戰國以來所無然上半篇議論不似古人書恐失體



八大夫道作夫責

文元年古傳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賴山陽云何

半雄恣讀之

萬遍不厭其

實盡已矣命

常計頭且反

焉得如此有

奇態可惜此

腐為新法

又云若蘇之

文縱橫極矣

而鍊句極古

致是二子所

不及也人震

於東坡之名

而不知其不

及父處余為

拈出之

何等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

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

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

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

齊宣梁惠之徒看他轉折跌宕處○以而彼亦將有以辭

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

人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

而富貴外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

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婉不能自處其身也此

力段有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此是說韓文公嗚呼使吾誠死

於饑寒困窮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

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此作文妙處○首他

轉今洵之不肖何敢自轉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

輕者本旨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

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

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

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鋪張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

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

點註正文章軌範 卷四



八大於今於心於宋皆作于宋起作於

賴山陽云兩次繳結總不費力而前詳後簡是文前後相讓法也八大有心得

不可得也。此一段筆力尤高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言天有以與我，故不棄而亦不敢藝。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濶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

賴山陽云此句言其得處比之於人六經詳史覺簡而有味

之優柔，騷人之清激，孟韓之澀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墨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一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分明以賈生自任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項，非凶歲可以無斃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藝也。有收拾有鎖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



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有力。終上。執其責在人。意。

賴山陽云。結得十分乾。原想見這老自占地步。

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青字有照。應有閑鎖。

林次崖評。此書本欲求知。却說士當自重。以孔孟立說。意思甚高。人都不覺其自處。亦不少文字。有法度。

有氣勢。有光發後。生熟讀。不為小補。

沈德潛評。自盡其責。便是不敢棄天。斃天。至連天。與否。此他人之責。不得而與也。本欲求人。知却處處自占地步。此託於聖賢之理。而出以縱橫之術。有熟讀之不獨長光。縱并長志氣。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南溪云。昌黎生於世道。燒

匹夫而為百世師。匹夫之微。卓然持出。言而為天下法。

滿異端。交攻之秋。開必。倡。引孟之道。以斥異端。筆。必述詩書之文。以救人心。不為利回。不為害怵。死生一意。以主張之。故至今人皆師法。莫不尊敬。東坡作其碑文。起頭置此一句。豈為過褒哉。又云。此篇東

之言。出既合。道而可為天下之法。式。此二句。最力。非。韓公不足。以當之。章子厚猶以為。褒文公太過。故頭上。絕得數百鈞。起。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是其為人。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非偶然也。其生也。自來。其降生之初。其逝也。有所為矣。其逝而去也。必有其所。故中呂自獄降。申呂姜姓。太公望。其先嘗為四岳佐禹。大雅崧高篇。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變堯時。而傳說為列星。姜姓。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而傳說為列星。以相武丁。而有天下。秉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古今不可誣也。自古及今。相傳皆為實事。不可以為誣。也。孟子數句承上起句。尤重。謂文公之生。必天生也。孟子



城碑文體最  
有極致者與  
前後亦華賦  
同調

南溪云取孟  
子養氣說來  
摹擬昌黎氣  
像華力老便  
援據的當

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舉而養氣為說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

塞乎天地之間謂浩然之氣如此卒然遇之凡人卒然之間一則

王公失其貴以為貴不敢驕矣晉楚失其富而失其所

以為富不以為貴不敢驕矣良平失其智漢張良陳平雖智賁育失其勇孟

賁育有雖勇失戰國張儀蘇秦雖辨失其辨儀秦失其辨而不敢肆

復用四不字亦有力是孰使之然哉此等之事亦何以

其必有不依形而立必有不依大體之不恃力而行不恃

之力而毅然以行者言文不待生而存不待造化之生

公事業是浩然之氣不隨聖賢之死而或亡其浩然之

生之不隨死而亡者矣英氣者矣呂云此四不字亦有力量

伊藤東涯云此四句上二故在天為星辰故外而在天則為在地為河嶽降

句對說下句連說蓋星為人生於至明之中則復為人而得萬此理之常無足怪

者今所傳不可誣者也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文章日以繁弊

之意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大道日以亡喪

異端並起梁魏隋之間皆異端也歷唐貞觀開元之盛唐

太宗貞觀玄宗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如晦姚崇宋璟

開元之盛治獨韓文公起布衣起布衣常人自知

不能救其文行之衰獨韓文公起布衣起布衣常人自知

以上言唐文行之弊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順從于公

讀書談笑而麾之談笑而麾天下靡然從公順從于公

為文談笑而麾之談笑而麾天下靡然從公順從于公

又各下則宗讀者莫虛過

讀者莫虛過



賴山陽云請  
至于此見篇  
首二語實指  
韓公

伊藤東涯云  
前四句說  
智力休段故  
不可對說  
不用而宗後  
六句則文公  
身上說能不  
能字上安頓  
而字轉下

復歸于正。又再歸于正。教樓迂齋。蓋三百年於此矣。文

起八代之衰。愈贊云貞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而

道濟天下之溺。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宏。渡

救濟。忠犯人主之怒。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以

奪三軍之師。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衆

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皆元翼比者。為不少。

但朝廷顧大体。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

愈曰。右尔。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

浩然而獨存者乎。天地而闕于國家盛衰者乎。蓋嘗論

天人之辨。蓋嘗論究。以謂人無所不至。所以智力勝。則無

以勝。惟天不容偽。惟天理所在。則不。智可以欺王公。其用

者。王公雖貴。不可以欺豚魚。也。而中孚之卦。以信及豚魚。

為吉。蓋中心有一毫之欺。非乎。力可以得天下。者。雖天下

信之實者。雖豚魚不可欺也。力可以得天下。者。雖天下

之。大。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大。愚。婦。之。心。服。故。公

之。精。誠。故。文。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愈。有。謂。衡。山。南

正。逢。秋。雨。斯。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

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峰。出。仰。見。突。兀。撐。晴。空。是。誠。能。開

衡。山。之。雲。也。而。不。能。回。憲。宗。之。惑。憲。宗。迎。法。門。寺。佛。骨。入。禁

抵。以。死。是。憲。宗。能。馴。鯉。魚。天。之。暴。鱷。魚。之。狀。龍。身。虎。爪。鱗

之。惑。不。能。回。也。能。馴。鯉。魚。天。之。暴。鱷。魚。之。狀。龍。身。虎。爪。鱗

賴山陽云是  
潮州自不  
可次公在潮  
事跡故自衡  
山鯉魚廟食  
南海說至趙



德又說潮人  
為民害愈為文  
新廣如引繩  
其珠

公大公之二  
事作其事  
本集河不上  
無其字

南溪云潮人  
知禮崇祀昌  
黎則不忘平  
本不肯守以  
之意即是  
於文行處

前太守本集

蛟者甚靈。○愈時潮州既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漢有鱷魚為民害，愈為文投溪水中，祝之，是以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盡，泗西徙六十里，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人之謗，自是潮無鱷魚之患。」  
憲宗得愈，潮州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鏞素忌愈，真即奏言：「愈終疎狂，可且內徙。」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之事，使愈與李紳交關，遂罷愈。愈能信於南海之民，天廟食為兵部侍郎，是不能止其謗也。  
百世能取信于南海之民，立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公自觀察推官入仕，貶陽山貶潮州，移袁州，蓋公之所能者也。收天也。蓋公之所能感動于彼者，天理之自然，精誠足以契天耳。其所不能者，人也。其所不能以言語口舌爭者，皆人也。所始潮人未知學，始潮州之人未有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韓公潮

鄉於縣，十里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閉，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沈雅，專辭頗通，經史文章，能知先王之學，且排異端，而宗孔氏，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術有專，當州學，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進于文章，德行之美，延及齊民。延及于平民，至于今號稱易治。至于今世之民，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論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之好學。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早疾疫，凡有求，必禱焉。水溢旱乾，疾病疫癘，事必有求。論潮人思公，以立廟，歲○謝愚山云：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之廟非淫祠也。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公之廟實在州，民以出入為艱，民以州治威嚴，前太守



八代作前案  
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

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前太守欲請朝立新廟而因循不決元祐五年

哲宗元祐五年庚午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

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凡所以養士治民者皆

悅服民以素美文公之舊政莫不悅服王公所以師法文公之政者

新公廟者聽有願作新公廟以民權趨之

是太守許其新創乃權下地於州城之南七里

而決之於神之欲期年而廟成周一年而廟成

去國萬里而謫于潮或言公去國萬里不能一歲而歸

本集八大潮潮是下及一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

或公之神在天下者公之主有自來沒有所為故

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如水之在地中流行漫潤隨而

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潮州之人信于公者深思

愴禮記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

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若或見之

其上也如在其左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

也哉譬如水無性不在而鑿井得泉者乃曰水專在是

而公亦庶幾廟食于此亦豈專在乎此哉

段論公之神無往不在而獨潮人所思餘意警策元豐元

中井履軒云  
水譬妙文尤  
妙過樊最太  
其

本集八大元  
年作七年



賴山陽云設問為一翻跌振起全勢其實昭應篇尊浩氣塞天地精神貫融結構西密諸家評此文多謂其漫無統紀未深考耳又云公昔騎龍起得突兀奇幻非坡翁誰能道出一歌雖兼韓其飄逸清雄處是即坡翁本

年詔封公昌黎伯宋神宗元豐元年敕封故榜曰故榜其廟門云昌黎伯韓文公之廟以封諱而潮人請書其事于石會盟請東坡書文公之表其廟也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人為送迎詩以遺于廟祀者使歌以祀公云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游于帝鄉謂公昔日

疊山云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意淺而未短獨此詩與

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

手扶雲漢分天章詩曰俛彼雲漢為章于天註曰天文

謂公之文乃天孫為織雲錦裳天孫織女也言天孫女

得之天生也飄然乘風來帝旁公又飄飄然乘高風而下

象文之飄然乘風來帝旁降下帝之側旁謂公自天而

形見也

來于下與濁世掃秕糠獨世糶糠喻佛老之邪亂吾道

朝廷下與濁世掃秕糠之正也公自天降與衰世而掃

佛老之害道猶拂糶糶耳言其闕異端也西遊咸池略扶桑咸池猶飲余馬于

扶桑淮南子曰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謂文公

西遊咸池日浴之地而略過于扶桑日拂之方蓋表其

道與日草木衣被昭回光文公之道光輝於越雖州木

象光也草木衣被昭回光亦博及之猶日之昭回于天

而有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李白杜甫唐之詩士韓公詩

明也追逐李杜參翱翔章追逐參列其間以翱翔于

詩檀汗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遊而不

其愧汗如流也走且僵謂退避其文辭之高滅沒倒景

景為影

不得望日月之行度有光影冲激謂之滅沒司馬相



中并履軒云  
韓公所長者  
文今舍文而  
稱誰何也或  
曰碑文已稱  
文故詩稱詩  
以相濟也是  
言似得之然  
韓之詩豈足  
參李杜哉况  
与其文較輕  
重猶抄燈之  
於危鐘也  
又云是詩未  
見佳處先備  
稱贊不容于  
口者何也若  
今時狀之

佛骨表謂佛本胡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真入禁宮云云乃敗潮州刺史是誠佛識君王也  
觀南海窺衡湘公被謫潮州奔馳道終涉嶺海水陸至潮之歷舜九嶷弔英皇  
道里也歷舜九嶷弔英皇  
曰嶷也嶷有九峰其形相峙故曰九嶷嶷以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從舜南狩苗道死衡湘之間  
文公歷行舜所巡之祝融先驅海若藏之神曰祝融離地于女英娥皇之靈  
騷云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皆海神也文公之涉嶺外海道蓋祝融為先驅前導而海若將率怪物以飲裁蓋有道之約束較鱸如驅羊而羊則易遣今文公一祭文約束較鱸即日鈞天無人帝悲傷鈞天謂大鈞徙去殆如驅羊群之易鈞天無人帝悲傷鈞天謂大鈞慶四年上帝為之感傷也謳吟下招遣巫陽巫陽祝之美

狗不食人  
此詩招魂之魂  
雜不可以為  
賴山陽云文  
澹泊故詩以  
奇麗配之一  
碑乃竟不棄  
莫  
雜其法雜  
一狗一生祝  
願說即殺狗  
煮熟又祭獨  
取雞而眼骨  
上自有孔裂  
似人物形則  
吉不然則凶

名也下招者謂吟  
此詩招魂之魂  
以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焉謂祭禮以爆牲  
雜卜之薄而羞進我之酒觴抑以表誠非厚儀也  
餐荔丹與焦黃文公羅池廟碑荔子丹今焦葉黃為  
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不少留我涕滂涕滂悲而  
使柳人以此祭柳子厚也公不少留我涕滂涕滂悲而  
之不少留于世使潮人終被公之賜我翩然被髮下大  
其悲泣矣尚庶幾其神來此廟也  
荒今願公翩然被髮下大荒真漢而來如公平時豪逸  
之氣象也坡公用此最好乃文公自  
己事文公在天之靈其來享也必矣  
謝疊山評後世熟讀此文章下  
陳磻洲評於朝而朝祀公為神文公之生也參天地關  
盛衰故公死也是氣猶浩然獨存於是知公雖



今嶺南尚行此下法

擊致也

暴音微洞也

剽說文破刺也

安吐火切安也

禮記發揚踴

與天貫通也

洪容齋評

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公之文各極其擊劉之語云高山無窮秦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誕生鸞鳳和鳴蝴蝶華音千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睨我河在二十餘年聲名塞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弱剽剽不讓揆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刈越竊並武同殷六經之文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衰于文皇甫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去是歸公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拔邪解異以扶孔子存皇之極加古涵今無有端涯鯨鯨春麗驚耀天下栗密踴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姬氏以來一人而已漢之語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坐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謂推高文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眾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踏厲發越直到

厲注曰手足

發揚踴地而

猛厲

黃東發評

韓文公廣碑非東坡不能為此非韓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也

方三山評

韓文公排異端明大道正救人心之功隱而難言東坡欲張之故說二君四相不能扶僵起墜而文公以布衣能使人靡然從之見大功處是謂以顯明微

朱晦翁評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匹夫而為百世師兩句下面只如此掃去但人有才性者不可不讀東坡此等文有才性人使須收拾入規矩不然則蕩將去

茅鹿門評

予覽此文不是昌黎本色其前後議論多漫然然蘇長公生平氣格獨存故錄之

上范司諫書

范文正公初為右司諫

歐陽公

月日某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

賴山陽云是歐公之爭臣



論也而無一處類韓者不知此何以為

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倉卒未能也司諫起不立七品官爾自小說起抑揚於執事得之不為喜

歐公

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起天下之得失一時之

賴山陽云誠以一語一篇淵源

公議繫焉此是一篇主意綱目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自旁說來外至

又云筆力道緊似勝筆臣論

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

逾其境主一事關鎖處三句自外雖賢主長不得行以

其有守也結上意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

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

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

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

雖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

不然此一段最是筋骨節目處且警策坐乎廟堂之上有精神與天子相可

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

不可行叙鋪立於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

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呂東萊云總上一段並說惟偏

故以言行道亦行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再說任

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

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于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

本集八大立下無於字八大陸作階

賴山陽云言行道亦行也一句妙無此句主客不辨又云言所以不可不駕之意而所以不可不責在其



中又以夫七品官一節結上起下御卸之妙不可思議

子到此放輕宰相獨歸重諫官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此一段意筆最高他人說大止于宰相今言不如此極妙

夫七品之官立起頭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如極妙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材賢二字起下過文不能為也以上提諫官之重以下特

議諫官之可懼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

有力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諍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此設士大夫屬望之語以諷其諫竊惑

之承上接豈洛之士大夫婉曲能料于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此句探其意而非之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應有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應下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此段說精神此破其有待之意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欲說下事先立此句

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耳呼起下多事意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論陽城事最切不惟說當時之事豈無

賴山陽云老泉所謂急言竭論而紆餘委備不窮者

正指是等如麻白麻紙黃麻紙

麻紙

可。言。而。須。七。年。耶。論陽城事最切不惟說當時之事豈無



賴山陽云一段專論陽城而已無此幾句不歸到范司諫也

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此一句實說宜朝拜官而  
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  
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  
而去也此一段應陽城居位七年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  
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下語此又非可  
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餘化理清明雖為無事  
田護不傷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有意豈不欲  
聞正議而樂讜言乎此一段言雖非德宗之多事亦實言也然今未聞有所  
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此自

東龜年云此數句從柳州與昌黎論史書來

以下皆餘意翻得盡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  
見用層層引難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  
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極有可  
惜哉此一段合人情范公見之必感動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  
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總前來結束  
收拾所謂一言且解洛士大夫之感尾則幸甚幸甚  
謝疊山評歐陽公文章為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鐔光沈  
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學韓不  
成亦不庸腐學歐不成必無精采獨上范司諫  
書朋黨春秋縱因論氣健光皎長少年熟讀可  
以發才氣可  
以生議論



闕冗根駢也

朱晦菴評歐公上司諫書其中却自美麗有好处有不可  
及處却不是闕冗無意思蘇老泉上歐公書云  
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  
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簡易無艱  
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  
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

吳處厚評永叔文其原實出于韓但得法後更加愛態古  
人之文有專學一家者有參取諸家者有自出  
己意者永叔雖學韓柳而博采古今更自枝出  
機杼故能曲盡其妙成就一家之作令後來人  
無復措手也

呂東萊評永叔此書大率平正有眼目筋骨須看他前  
後貫穿錯綜抑揚處筆意最高他人說不到  
茅鹿門評疊山云當與韓文公爭臣論並  
觀以予評之較勝於爭臣論

點註正文章軌範卷之四終

東龜年云此  
書劣於爭臣  
論遠矣余嘗  
疑鹿門評亦  
復書賈之所  
擬也今聞八  
大家有鹿門  
此評



